

天秤星座

[美国] 唐·德里罗 著 韩忠华 译

Libra

Don DeLillo



译林出版社

天秤星座

Libra
Don DeLillo

[美国] 唐·德里罗 著

韩忠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秤星座 / (美) 德里罗 (DeLillo, D.) 著; 韩忠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3
(德里罗作品)
书名原文: Libra
ISBN 978-7-5447-3167-6

I. ①天… II. ①德… 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8787 号

Libra by Don DeLillo
Copyright © 1988 by Don DeLillo
Copyright licensed by Wallace Literary Agency,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8-037 号
Cover illustrator: Noma Bar

书 名	天秤星座
作 者	[美国]唐·德里罗
译 者	韩忠华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王 维 王延庆
原文出版	Penguin, 198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625
插 页	4
字 数	361 千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67-6
定 价	4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暗杀之气

唐·德里罗

1

有些故事从未终结。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实景历史表演的观众视线里，在从胶片或录像带中寻回的瞬间里，依然有故事在等待着完结，等待周详的解析和反复的推敲。这些故事中的某些，也在经历着某种凝结过程，它们渗入日常生活的纹理，与寻常一天的成千上万种微小刺激混杂起来，难以区分，这一天充满视觉和听觉的静电干扰，由麻木的消费者大脑进行处理。

有一种电子游戏，你在玩的时候，假定自己以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身份，站在他的位置，居高临下守望总统车队驶过迪利广场。这款游戏是在暗杀事件四十一周年时由苏格兰的一家公司发布的。它要你尝试再现从奥斯瓦尔德上班的教科书仓库六楼窗口向总统座驾开的三枪。若能把握好弹道和时机，比其他玩家打得更准，你便可赢得十万美金。但若不小心打中了第一夫人，你就会被扣分。

还有一种T恤衫，上面印着奥斯瓦尔德的照片图像，他受到杰克·鲁迪的致命重创，两眼紧闭，扭曲地张着嘴，一幅身罹剧痛的人的肖像，只不过此处是纯粹的摇滚式痛苦。鲁迪挥舞的是一把吉他，而不是左轮枪。画面另一端的警探，那个一身泛白西装配斯泰森阔边帽的人，也持

了一把吉他。而舞台中央的便是奥斯瓦尔德神话般的形象，正对着手中的话筒吼出他悲伤破碎的爱情。

2

多年以来，人们由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演绎出许多主题。这些主题涉及各种各样的剧情转折、复杂动机、傻瓜理论、外国因素、国内情报机构、犯罪组织、司法部门和一种密谋操控历史的感觉。

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处在隐显的边缘？某些能被确证的事实，能够证实当日在迪利广场，当车队沿埃尔姆大街驶来时，奥斯瓦尔德是唯一的持枪者，抑或有另一名枪手存在。

这个疑问引入了最终的主题，那就是现代技术。

技术往往代表着向着未来的飞进，它不断地承诺更加精微的系统和网络，以及对我们生活和思想方式更深入的探究。技术代表我们取得未来。它也有能力再造过往——在此便是要再造那被困在一段旧录音带纹路里的某个隐蔽的时刻。

数十年来，人们使用了图像解析、弹道学分析以及形形色色的法医学调查。今天，又有一种数字扫描仪正在研制中，它最终也许会对至今仍在那部血迹斑斑的豪华轿车上方盘旋不去一个核心问题作出解答。这个设备将能分别定位那段由警用摩托车上一只开着的麦克风偶然录到的声音，据说录到的正是开枪的时刻。这些声音瞬时被传导至达拉斯警察总局的监控室，在那里，所有的无线电通讯照例都要被录下来。

这是那段重大时刻已知的唯一声音记录。许多年后，磁带才被发现并交给声学专家进行研究。两项研究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这些发现分别在1979年和1982年公布。如今又有了更先进的技术，人们的期望也更高了。科学家们相信，一旦扫描仪投入使用，他们就能给出从老录

音中截取的那段声音的清晰数字图像。他们将把枪声从无关的噪声和远处传来的其他声音中分离出来,然后,也许答案就出来了。如果有三声枪响,那就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干的。如果有四声,那说明还有一个枪手。

他就在《天秤星座》中,那另一个枪手,他有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和一种国籍。失落的历史就是这样变成了自由编写的故事。他站在小草山上的栅栏后面,手握武器,注视着豪华轿车驶来的路。他并非那些调查人员、科学家、历史学家、政府官员和其他数不清的人几十年来苦苦追问的答案。他只是一个人,站在空白处。

3

数年前,我收到一位报社编辑写给我的信,他问我有无兴趣写一篇关于美国暗杀的文章。信里也提到了奥斯瓦尔德,不过将他的名字误写成了“利”^①。我对着这封信低头凝视了片刻,体会着这种冲击。这个错误使一切都变了。我想象着这位老兄的形象,利·奥斯瓦尔德,清瘦而健康——头发喷了定型剂,以得到持久光泽和全天养护。他想做个演员或模特。他搬到纽约,进入演艺圈,做餐桌侍者的工作,交房租,并能让他偶尔去布鲁明戴尔百货店挥霍一下。历史由一个拼错的名字展开。

它也以表演艺术的形式反复再现。蚂蚁农场,一个反文化团体,1975年夏天在达拉斯重演了总统车队驶过的场面。这个团体的两个成员扮演肯尼迪夫妇,是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男扮女装。他们一天内将豪华轿车沿埃尔姆大街驶来的景象重演了二十遍,大量游客前来围观,人越来越多。该团体有他们自己的电影和视频技术人员,而游客们也带着自己的傻瓜相机。他们没有模仿枪声,也没有安排一个奥斯瓦尔德的角

① 误写为“Leigh”,应为“李”(Lee)。

色。但当假扮的总统突然歪倒在汽车后座,承受着想象的死亡之痛时,有些人边看边流泪。蚂蚁农场再现的是一个媒体事件,而不是枪杀。从效果上看,他们是在重演泽普路德的录像,那段记录这次枪杀的家庭影像。他们这个版本名为《永恒的画面》,是一种诡异的、毫无感情色彩的超现实主义表演,其意义由这段记录收集在一只充满暗杀之气的巨大塑料袋之中。

4

历史极具摧残性的力量,有时是偶然性的,但大多数时候毫无逻辑、含糊不清,它会产生一部虚构作品,这作品从效果看仰赖于结构和体裁,有赖于详尽地揭秘一些由来已久的困惑或焦虑,揭秘一些经久不散的迷惑,它们在彼处徘徊,在整个三维空间,那里的血粘稠而真实,但那枪声却可被忽略。

然而有一天,当这篇作品已经写就,但也许未及出版,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粒子物理学家们已经完成了数字扫描仪的研发,正准备从那个名为10号录音带的物体的不对称纹理中析取信号。

然后,或许,那一阵枪声便有了一个数字。

是三还是四——或者会不会是五?这个最新数字是2001年一项声学研究得出的结论。

会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吗?

鉴于其辉煌的未来性,技术天生带有超越的意志,它要超越一年前,一周前,甚至一分钟前的进步。波形分析,共聚焦显微镜,数字模拟。一种技术催生另一种技术的速度有多快?其中的真相究竟在何处?1963年的一天分散在熙熙攘攘的户外背景中的几声噪声能够从一段老旧破

损的录音带中,从其 75 微米宽、5 微米深的纹理中还原出来吗? 还原,复制,解码。我们想相信他们可以做到。本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主张事实是脆弱的。他认为,当他坐下来思考过去的时候,过去仍在变化中。但我们想相信我们应对的是科学,而非玄学。当然,我们也在应对人类,应对一个潜伏在史诗性事件的暗影中的人物,这事件造成了激烈的论战、互相矛盾的科学发现和支持这一版或那一版真相的人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

可以想象这种可能,在枪声问题上的努力最终未能得出一个明确的解答。

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明确的解答会引起一系列激烈的反对,它们或者理由充分,或者似是而非,或者出自极至的混乱。

一如既往,反对观点也会得到明确的说明,不仅从关系此事件的政治学的角度,也在被认为是更为严格的科学研究范畴内。

目睹真相并认识它,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5

当代一个胸怀大志的演员,不是利,也许是哈维,他从纽约迁回达拉斯,不久便做起了服务生,在老教科书仓库为企业老总提供饮品。他们在顶层,比狙击手守望的地方高一层。这便是七楼现在的情景,那里已是一个艺术和摄影的画廊。在此用简餐二十美元,开宴会两百美元。顾客可以到下面的六楼逛逛,看看那个 11 月 22 日的现场实物的陈列。几年前,在一场沃霍尔的杰奎琳·肯尼迪丝网版画展上,博物馆长说:“沃霍尔是不是伟大的艺术家?这幅作品是否属于这里?问这些问题,就像问那天射向肯尼迪的究竟是三枪还是四枪。它们都是重大问题。”

2004 年夏,在纽约,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木偶剧院上演了一部叫作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生平与时代》的作品。等我得知此事,演出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经年谜案的,是三枪还是四枪,抑或五枪,在那充满被丝线操控的关节木偶的非条件反射的世界。

唐·德里罗

2005 年 5 月

胡晓平 译

谨 献 给
607的小伙子：
托尼、迪克、罗恩

目 录

暗杀之气	...1
------	------

第一部分

布朗克斯区	...3
4月17日	...15
新奥尔良	...33
4月26日	...52
日本厚木	...82
5月20日	...118
沃思堡	...132
6月19日	...135
莫斯科	...149
7月2日	...169
明斯克	...189

第二部分

7月15日	...219
-------	--------

沃思堡	...228
8月12日	...251
达拉斯	...271
9月6日	...292
新奥尔良	...306
9月25日	...340
墨西哥城	...355
10月4日	...359
达拉斯	...366
11月22日	...388
达拉斯	...415
11月25日	...444

第一部分

幸福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自身基础上的东西。它并非是一个小家，也并非是一个攫取和获得。幸福是投身于斗争，在斗争中不存在个人世界与众人世界之间的界线。

——李·H. 奥斯瓦尔德致哥哥的信

布朗克斯区

这一年，他常常乘地铁去这个城市的边缘地段，车轮在路轨上要滚两百英里。他喜欢站在第一节车厢的前端，双手贴在窗玻璃上。列车在黑暗中疾驰。站台上等车的人们目光茫然，这是一种多年来形成的目光。当他一闪而过的时候，心想不知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列车行驶在速度最快的那些路段上时，他的身体摇晃起来。有时速度如此之快，他觉得列车快要失去控制了。行车的噪声高得使人头痛，他把这作为对自己忍受力的一种考验。又是一个发疯似的弧形转弯。这些弧形转弯产生的噪声里充满了金属声，连他嘴里几乎都可以感觉到，如同人们孩提时把玩具放在口中的感觉一样。

养路工们拎着提灯在邻近的路轨上巡查。他注意观察有没有老鼠从下水道钻出来。有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足以看清楚一样东西了。接下来是快车站、吱吱嘎嘎的制动闸、一群群难民似的候车乘客。他们踉踉跄跄地挤进车门，砰的一声靠在门上的橡皮边上，然后一点一点地往里挤，很快就挤在乘客群中间，目光越过附近的头顶，习惯地茫然望着外面。

这一切与他并不相干。他乘地铁只是想兜风罢了。

第一百四十九街住的是波多黎各人，第一百二十五街住的则是黑人。列车经过一个弧形转弯，发出一阵刺耳的噪声，到达第四十二街车站。在这个车站上来的乘客最多，满眼是公文箱、购物袋、书包、盲人、扒手、醉汉。地铁中引人入胜的东西比地面上这座著名的城市里的还要多，这对他来说并不奇怪。在这样一个大白天的下午，地面上那些重要的东西他都能在街道下面的这个隧道里看到，而且看得更清楚。

母子俩在地下室的房间里看电视。她为他们这台摩托罗拉牌的黑白电视机购置了一张有色滤光屏。屏面上端三分之一是不变的蓝色，中间三分之一是浅红色，底下三分之一则是不稳定的绿色。儿子告诉母亲，他又逃学了，乘地铁去了布鲁克林区。在那儿他看到一个男人穿着一件缺了一只袖子的上衣，那儿的人把逃学叫作“开溜”。玛格丽特认为，偶尔缺一天课并不怎么可怕。别的孩子总爱捉弄他，他学习也难跟上。他心里烦躁，情绪不稳。这是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通病，人们都能理解。例如，有一次他曾向约翰·爱德华的新娘挥舞一把小刀。玛格丽特认为，跟她儿媳不值得冲突结怨。她并不是个素质好的人，争吵不过是为了削木头的小事：他把木屑削在了她公寓的地板上。他们那时正住在她的公寓里，试图仍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母子俩已经不再受欢迎，于是搬到了布朗克斯区一个地下室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既作厨房，又作卧室，派一切用处；电视机荧光屏上蓝色的脑袋不停地对他们说着话。

当天气转冷，他们就敲打暖气管让房屋管理员知道。享有像样的暖气是他们的权利。

她坐着倾听这个孩子的抱怨。她无法在他想吃炸牛排的时候就为他做一盘，但让他去外面吃午饭的那点钱还是有的，甚至还能多给他一点，让他买一本滑稽连环画册或乘地铁去兜兜风。她一辈子都得应付这些对她的不公平的抱怨。当她怀上约翰·爱德华的时候，老爱德华就离开了她，因为他不想抚养孩子。在新奥尔良市阿尔瓦街一个闷热潮湿的

夏日，第二个丈夫老罗伯特又突然暴卒，这时她正怀着李。丈夫的死使她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后来，她家里来了笑咪咪的埃克德尔先生，年龄比她大一些，是个工程师，每月挣将近一千美元。看来他是一位最理想的丈夫，也是她唯一的希望。但他与别的女人通奸，手段狡猾，后来终于被她抓住了。那次她雇了一个孩子送一份假电报去，门一开就发现他屋里有一个女人，穿着薄薄的睡袍。这并没有阻止他通过阴险手段搞离婚，骗去了她一处像样的住房。她的生活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搬进便宜住所的破落史。

李曾看到《每日新闻报》上刊登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几个希腊人在闹市区从桥墩上跳下水去打捞某个神圣的十字架。^①希腊的牧师都留着胡子。

“我不知道自己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我整天忙里忙外，脚不点地。”她说道。

“我是你的累赘吧。”

“我从来没这样说过。”

“我想我要自己做晚饭吃了。”

“我干活，干活。难道我不在干活吗？”

“可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我不是那种只会坐着哭泣的女人。”

星期四的晚上，他观看描写犯罪的电视剧，如《反诈骗小组》、《法网恢恢》，诸如此类。在装有铁栅栏的窗外，街灯照亮了斜着飘落的雪花。北方的天气又冷又湿。她这时回到家里，告诉他又要搬家了。她已在靠近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第一百零几街找到了一套三间的住房，对一个喜欢动物的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那里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Natures倒过来拼就行了。”^②电视里的广告这样说。

这是一幢五层红砖楼里的一间车厢式简陋公寓，坐落在一条乱糟

① 让年轻人下水打捞丢进河里的十字架是西方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

② Natures倒过来拼是Scrutan，这是一种轻泻剂的名称。